

最忆是永州

吴志雄

离开得越久，那座城反倒越发清晰起来。

在永州时，日子是细水长流的。每日上班下班，看街巷里的人们买菜回家，看潇水河边的柳树绿了又黄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人的情感大抵如此，身在其中的时候，总是迟钝的，仿佛那些山水人情都化作了空气，离不得，却也不觉得珍贵。直到离开了，才猛然发现心里空了一块——原来我早已把那里当成了故乡之外的另一个故乡。

永州的山水是青翠的，不是那种张扬的绿，而是沉静的、含蓄的，像一幅古画里慢慢洇开的墨绿色。九嶷山的云雾终年不散，舜帝陵就隐在那云雾深处。司马迁“南游江淮、上会稽、探禹穴、窺九疑”而作《史记》，那份对上古圣君的追慕，穿越千年仍令人动容。潇水悠悠流过城边，不急不缓，倒映着两岸的树木与人家。零陵古城就坐落在河边，城墙上的青砖斑驳，摸上去，粗糙而温润，像触摸到了时间的质地。道县玉岩岩的稻种、江永上甘棠的古村、祁阳浯溪的摩崖石刻——这些散落在永州山水间的痕迹，不必细说，只需知道它们在那里，便觉得这座城厚得像一本书，翻开来，每一页都是沉甸甸的。

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，写下《永州八记》，那些文章我读过许多遍。直到有一天我独自沿着愚溪走了一趟，才真正读懂了他。钴鉤潭、西小丘、小石潭，如今都已不是他笔下的模样，但溪水还是那样清，石头还是那样奇。我蹲下身，掬一捧水，忽然想：一个人的困顿，往往也是一个人的成全。没有永州的山水滋养，那个写下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柳宗元，或许就不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样子了。山水不在乎你的身份，它只是在那里，千年如一日地绿着、流着，等待懂它的人。

永州的人情是温厚的。刚到不久，同事便邀我去家里吃饭，桌上摆着血鸭、东安鸡等。他们不善言辞，只是一遍遍地劝菜，生怕我客气。逢年过节，乡亲们送来糍粑和腊肉，说是自家做的，不值什么钱。这些东西在永州时只觉

寻常，如今想起来，那朴拙的滋味里藏着的，都是人间最质朴的情意。永州人爱酒，自家酿的米酒，度数不高，后劲却足。话不多，情意都在夜里。

最难忘的是永州的夜。夏天的傍晚，沿着潇水散步，看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慢慢隐去，对岸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。风吹过水面，带着淡淡的鱼腥味和草木的清香。这时候什么都不必说，什么都不必说，只管走就是了。那种安宁，是在喧嚣的城市里找不到、也无法体会的。后来读到木心的一句话：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”，我想，永州的夜就是那样的慢，慢到你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
人这一生，会走过很多地方。有些地方只是路过，有些地方则会住进心里。永州于我，便是住进了心里的那一个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惊艳的风景，而是因为那里的山水、人情、历史，都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我生命中的某个段落。这种契合，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。

思念这东西，起初是模糊的，像雾气一样弥漫着，说不清道不明。日子久了，反倒清晰起来，变成具体的画面：是春天街角的栀子花香，是夏日傍晚照进的月光，是冬日清晨热气腾腾的米粉。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浮现，便知道了，那座城已经长在生命里了，拔不掉了。

如今想来，那座城并不需要我这样郑重地怀念。它只是在那里，清清浅浅地绿着、悠悠闲闲地流着。我却却无法不怀念——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，而是因为在那里，我度过了一段不可复制的时光。那些时光里有奋斗、有成长、有迷茫，也有温暖。一个人对一座城的深情，往往不是爱它的完美，而是爱那些不完美里的真实，爱那段再也回不去的自己。

说起来，我与那座城之间，不过是一场生命的遇见，一场爱与责任的奔赴。这场奔赴没有终点，因为无论走得有多远，那座城都在心里，就像当年喝过的米酒，入口时不觉得什么，过了很久，暖意才从心底慢慢泛上来。

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

作家写作家

梅溪才子李新文

李巧文

认识李新文纯属偶然，八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在省会长沙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与他见过一面，因我们的姓名仅一字之差，便加了微信，从此交流没有间断。

第一次见他时，他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黑色羽绒袄，个子中等，圆脸、小眼、发稀，长得很大众，穿得很普通。他也颇有自知之明，常拿自己开涮，戏谑地称自己为“丑鬼”，称自己的书法为“丑书”。刚开始看他的书法作品，像小孩子蹒跚学步，歪七扭八，完全颠覆了我的书法观念。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其笔下的墨迹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个性十足，风格怪异”。

去年，李新文加入了中国作协，算是实至名归。在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《安徽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等名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。他很健谈，在文、书、联方面，皆融现代性、趣味性和独特视角于一体。

每次出了新作品，他会第一时间转发给我。发表于《西部》的《石头上的时间书》，转载于《散文·海外版》的《木器的重量》，发表在《湖南文学》的《青砖志》等等。在这些散文中，他对《青砖志》情有独钟。他说：青砖如同日子，不是两个汉字的简单相加，而是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正如他当年在湖滨砖厂拖砖坯一样。他自称是“中国梅溪散文写作者”，我则称他为“梅溪才子”。他的散文极具个性，别人模仿不来。

在外人眼里，李新文是个怪人，性格豪爽，个性强，还倔，说话直率得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从不藏着掖着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我跟你说话好不好？”他说，散文应该如水，具有两面性，一是柔，一是刀，温柔时浪漫，锋利时刚毅。

纵观他的散文，大多以岳阳梅溪那块水土为精神原乡，以众多人事、物事为底色，以时间为参照系，努力发掘复杂的人性和灵魂，以期呈现出立体的、栩栩如生的人间世相。他擅长将日常场景陌生化，赋予心灵内化与精神涅槃的

力量。他的笔法很细腻，一片晚霞、一丝阳光，便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。他的散文也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常规，在语言上更新了表述路数。

李新文除了写散文练书法，平时也写对子，对对子的速度那叫一个快。2011年，岳阳市岳阳楼区书协与苏州市相城区书协展开以“渔歌互答”为主题的书法交流活动。11月底，相城区书协来岳，提议比一比作对子，双方把时间卡在3分钟内。李新文脑瓜子转得飞快，一副对联“一碗苏州水，半勺云梦诗”从口里飞出。2019年上半年，他应邀赴湘潭讲散文，有个企业老板说他厂子门头差一副对联，请了好多人写，都不中意。李新文听了他的企业和行当，一副对子“寻园酿酱，渭水观鱼”立时写就。李新文告诉我，他写对子纯是业余，讲究通俗易懂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不喜欢用典。

有一次，我跟他讲，你这个梅溪才子，虽然看上去有点怪，外表狂狷，又练过武，三五人近不了身，但归根结底，你还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一个淳朴的人，我从你的眼睛里，就可以看出来。他“嘎啦嘎啦”笑，笑得天真无邪，笑声里有赢得一场赛事般的得意。其实他内心是自尊而敏感的，这正是一个作家的特质，永远保持对物与人的体察入微。看他的文章，不能走马观花，非得跟着他的笔，走一阵歇一阵，慢悠悠地逛一阵，才能真正地走进去，体会到他文章里的骨在哪里，气韵在哪里。

李新文是土生土长的梅溪人，浑身上下渗透着梅溪的特质和心性。他告诉我，他的故乡是春秋战国时期古麇子国的迁徙之地，拥有3500多年的文化积淀，他喜欢把他的散文称为“中国梅溪散文”。

现在的李新文住在梅溪城郊自建的小房子里，清早起来写作，做点小生意，一部分时间用来练字，生活简单而平静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李新文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名家新作

忍冬居琐记

王跃文



溆浦县卢峰镇漫水村。

去年开始，我常往溆浦老家漫水村读书写作。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气象预报多雨，我又想清闲自在，便守在漫水没出门。

二十多年前，为着父母养老，我在漫水筑有小居。屋前屋后长满金银花，我私下把这陋室喊作忍冬居。金银花，即忍冬花。忍冬二字极雅，而世间需忍之事极多。杜牧诗云：忍过事堪喜，泰来忧胜无。近有散文集出版，即名《忍冬集》。忍冬居所在即《家山》中的豹子岭，当门远望的紫金山即为小说中的齐天界。长假这几天，或朝晖夕阴，或竟日风雨，窗前景物变幻万千。偶逢好晴日，东望远山清明如洗，前峰后峦简远苍润，满目黄公望的画意。

我是不赞成城市绿化移栽乡间大树的，故自己当年为父母修此养老房子时，所栽樟树、桂树都是手臂粗的苗木。二十多年过去，忍冬居的樟桂均已参天如盖。所谓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，这是老祖宗的襟怀。一栽树，马上就要乘凉，或只想乘凉，叫别人去栽树，这是需要戒除的时病。忍冬居慢慢长大长高的树，墙头地角绿茸茸的青苔，扯除杂草时弹出的蚯蚓，爬行在阳沟边沿的蜗牛，随我绕身翻飞的五彩蝴蝶，一切都那么闲适。

我曾很想庭院中有棵花椒树，炒菜时可随手摘取花椒叶或花椒籽。三年前，居然就有两棵花椒树悄悄长在院子北墙根下。一定是飞鸟

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从远处衔过来的种子。我把这两棵花椒树从墙根树荫底下移出来，栽在庭前正当门处。花椒树长得极快，一年工夫就高过了人头，枝叶十分繁茂，却因花椒枝条刺刺密密，小孩过身极易刮伤，这回假期我又把它移到了僻静的南墙根下。花椒树长得极快，隔上十天半月就得修剪。一剪下去，椒香扑鼻，醒脑清目。

庭中多鸟，从早到晚叽叽啾啾，来得最多的是麻雀，再就是白头翁、画眉、乌鸫、喜鹊等，偶见红腹锦鸡和红嘴蓝鹊。红嘴蓝鹊颇会诡诈，只在庭中无人时飞快现身。好多次，我坐在北窗下看书或写作，两三只红嘴蓝鹊从屋后山上飞到菜园里，又飞到院门旁的桂花树上。我走近窗想看清楚，它们赶紧展翅扑棱飞回山上去了。

记得十多年前，庭树上筑有很多鸟巢，这些年似乎不太见了。去年，我买了十多个鸟巢安置在树上，盼着鸟雀们登巢安家。一年多过去，不见有鸟入巢，鸟巢却都在风雨中掉落在地上。老乡笑话我买回的鸟巢，讲我进城久了就不晓得乡事了。原来，小鸟无常巢，猛禽筑恒巢。鸟儿们平时都在树枝上栖身过夜，只有三春时节鸟夫妻才齐心筑巢，生一窝好蛋，孵一窝好鸟。小鸟们长大了，各自四散为家，旧巢不复来归。我再仔细细巡，树间真见着几个废弃的鸟巢。近日，我在庭角桂树下

凿池养鱼，忽想起鸟宿池边树原是常理，不见得都在树上筑了巢。但是，尽管我知道鸟雀们不会进我预备的巢，我仍把那十几个漂亮的鸟巢重新安放到树上去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院子东南墙角栽了两棵石榴树。我早些年回家时间不多，两棵石榴树竟被冷落了。石榴树自己却长得极茁壮，每年累累果实压得长枝垂地。去年冬天，我移出一棵石榴栽在北窗外菜园里，叫它同两棵香柚为伴。树移栽时叶子早已落尽，我总担心它不能长好。去冬今春我多在漫水家中，每日去石榴树下看几回。终于看到光溜溜的树干上冒出小芽如米粒，我才安心落意了。今日临窗望去，长满新叶的石榴树，姿态竟如曼妙舞女。树是我修剪过的，颇有几分得意。柚子树正开着花，落瓣碎玉满地，屋里屋外芬芳。

老父老母前几年先后走了，安葬在忍冬居西北方向的祖塋太平埕上。老父故世回煞之日，一窝蜜蜂飞到屋子正门右手廊檐底下结巢。二姐怕蜂蜇人，把那窝蜜蜂赶走了。弟弟晓得后，竟暴发雷霆之怒。原来，老父年轻时去职回乡，替大队养蜜蜂多年。蜜蜂采过当地油菜花、草籽花、橘花、枣子花，父亲就得雇大货车拉着几十箱蜜蜂远去川贵深山赶山花。父亲外出赶花的日子，妈妈会时刻关注父亲那边的天气。我记得好多次，妈妈正在洗碗，或在纳鞋底，她突然停下双手，



王跃文近照。

侧头听完天气预报广播。晓得父亲那边天气好，妈妈的脸上会发光，讲：明日就有好蜜采了！

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蜂专家，每当他从外省赶花回来，四乡八里养蜂的年轻人，都会上我家摆龙门阵。父亲会讲他在地放蜂时的趣事，年轻人会讨教自己养蜂碰到的难题。这时候的父亲，坐在茶堂屋靠正房的梨木长凳上谈笑风生。

弟弟宁肯相信是父亲送蜜蜂回来了，马上买了两箱蜜蜂放在菜园边的楠木树下。弟弟没有养过蜜蜂，虚心请教养蜂里手。有一天，弟弟突然看见忍冬居西北角屋檐底下有蜜蜂出入，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这桩喜事。我从长沙赶回漫水，爬到屋后高处细看，原是屋子瓦檐同排水水沟相连处有条小缝，蜂窝筑在小缝密闭的屋檐底下。从外看不见蜂巢，只有蜜蜂飞进飞出。

蜜蜂不断立王分窠，今年忍冬居已有九窠蜜蜂了，那窠我们相信是父亲送回来的蜜蜂筑巢最妙，高高的藏在屋檐底下。夏天快到了，屋前屋后树木花草多，蚊蝇也会多。弟弟本要打点驱蚊药，一想，万万不能打药，怕伤了老父亲的蜜蜂。



溆浦思蒙风雨桥。

本文图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

又见山里红

杨少波

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之际，右路军中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的战士们踏过此地。湘江战役中牺牲的易荡平政委的警卫员齐丁根，便行进在这支队伍里。当他踏上楚国与古夜郎国的分界之地，驻足红军转兵亭，踏着声声响应的湘黔古道，心中的信念愈发坚定：此生紧跟共产党，紧跟红军队伍，以普通战士做起，一定要为穷苦百姓打出一片新天地。行至转兵亭附近的三石担，战士们饥肠辘辘，挖地里红薯果腹，却用布包好铜板，悄悄埋入土中，严守群众纪律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远眺巍然矗立的将军岩，革命理想如山峰般挺拔，也正是这份坚守与初心，让齐丁根从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副军长，最终成为共和国开国少将，用一生践行了对党的誓言。

这些刻在故乡土地上的红色故事，如春雨般浸润我心，伴我成长，也让我

始终心怀敬畏与担当。身在宦途，心牵故里，我毅然选择提前三年卸职归田，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红色土地，以余生之力，守护文脉，振兴家乡。

这些年，我踏遍青山，挖掘整理红色故事，修复红军遗址，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；修水渠、铺道路、拓宽公路、开通公交，为乡亲们打通出行与增收的脉络；推动民居风情化改造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，让古老民俗重焕生机；更倾心创建杜鹃草堂，以文化艺术为纽带，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明相融共生。先后举办武陵山杜鹃文化节、通道转兵艺术节、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湘黔桂边区民族山歌节等文艺活动，让艺术点亮山乡大地，以文化守望乡愁家园，让杜鹃草堂成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相融共生的生动范例。

故乡的底蕴，远不止红色峥嵘。相

传远古之时，先民以竹器手工艺为生，遇大旱之年，竹器滞销，生计维艰。人文始祖神农炎帝云游至此，见百姓愁苦，便教先民开荒垦田，赠予稻粟种子，从此这片土地五谷丰登，留下了滋养世代的千丘田。此后，神农傩祭代代相传，成为先民感恩先祖、祈愿丰收的精神寄托，也让这片土地既有革命热血的滚烫，又有农耕文明的温厚。

四月的杜鹃草堂，花开正好，风过古道。我正缓步走在故乡的长征路上，忽见一队身着红军服、高举红旗的队伍穿行于绿水青山之间。火红的杜鹃漫山遍野，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，人与花、旗与景紧紧相拥，浑然一体。那一抹耀眼的红，如春日霞光破空而来，直抵人心。

这便是我心中的“又见山里红”——红的是漫山盛放的杜鹃，红的是猎猎飘扬的红旗，更是代代相传、永不褪色的理想信念，是我归守故土、守望初心的赤诚底色。最长长征路，最浓故乡情，愿这方山水永远青绿，这抹红色永远明亮，这份乡愁永远温暖。

人间最美四月天，春风拂过山野，杜鹃漫山绽放。我再次踏上魂牵梦萦的故土，走进湘西杜鹃草堂，行走在蓝天白云之下、绿水青山之间的长征小道。这里是湘桂黔三省交界的县溪古镇，千年文脉在此绵延，红色星火在此长明，一步一履，皆是岁月厚重，一念一想，尽是家国情怀。

杜鹃草堂所在地，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。自古以来，这里便是地缘分界之地：曾是楚国与夜郎国的古老疆界，解放前是湖南与贵州的天然分野，如今又是通道与靖州的交界之处。一城连三地，一步越千年，厚重的历史在此沉淀，浓郁的人文在此滋养，更有熠熠生辉的红色文化，照亮了这片山水的风骨与灵魂。

行走在这条长征路上，当年的烽火岁月仿佛就在眼前。1934年9月，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，从通道向靖州挺进，军情紧急，前路茫茫。家乡少年张运孝、杨怀轩挺身而出，为红军引路探道，凭借对山林地势的熟悉，助力红军取得了新厂大捷，两个少年的赤胆忠心，至今仍在那乡间流传。